

(四)

父亲的教导

(四. 一) 京剧

他热爱京剧。从小失学的他，以学戏作为学习华文和吸收中华文化的方法。槟城平剧社不但是他学戏，演戏的地方，更是他交结友好，为华校筹款的组织。由50年代至60年代的十五年间，槟城平剧社为南洋大学，槟华和菩提学校，筹了很多捐款，而槟华女中的平惠堂便是因此而命名。

他对京剧的浓烈兴趣，也影响我们姐弟的孩提教育。但是孩提教育是一点一点地渗进来的。在我们念初中时，平社为学校筹款，也教女中学生演“梁祝”，“甘露寺”。我们较大的姐弟三人就常常去看。姐妹们一向来对音乐，舞蹈和戏曲都有浓厚的兴趣，更是兴致勃勃的又听录音带和唱碟，又自己在家排练。那时，只有姐姐一人上英校，因为父亲受太多不懂英语的气了，希望女儿学英语可以帮上忙。可却又怕她不懂母语会洋化，就想通过京剧

来引导。于是乎，一场轰轰烈烈的为学校筹款，义演“杨门女将”，长达数月的准备和排演开始了！

演出非常成功。好评如潮。更重要的是：我姐姐对中文产生了兴趣，就请已故槟华校长林赋田女士为她补中文，终于她能书写自如。大妹后来也进入南洋大学读中文系！父亲的自豪可想而知！

（四. 二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

修齐治平是另一项他常常和我们说的话——至少对我说吧。

对于只受过一年教育的他，不知怎会学到修齐治平这一套？正因为是自学的，他看书很慢，竟然在四十来岁时买了一套深奥难读的“资治通鉴”，几乎每一晚都抱着书在看！

对他来说，一定要由修身做起：这就涵盖了孝，友，忠，义，仁，爱。他常教导我们，在外活动时，要低调，不争功，做最难的，把光彩留给别人。

本着此宗旨，父亲在幕后大力推动华社活动。在五十年代撑住他的四叔陈文炳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，大力协助已故拿督庄汉良和拿督许平等当华社领袖，发展华校，整顿商会，复兴华人大会堂等等，他从不到台前，也不居功。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，则是支持已故丹斯里骆文秀，尽心竭力发展南华医院和病老院。

（四. 三）坚守原则

2005年老人家得了肺癌，我们做孩子的，当然要给他寻求最好的医疗。在南华诊断后，我们要咨询新加坡和美国肺癌专家的看法，但他一口拒绝！他说，我不在南华医院就医，怎么叫别的病人来？我们的医生都是很好的，我对他们有绝对的信心。

好不容易向他解释清楚，需要用正电子断层扫描（PET-CT）作进一步的诊断，当时马来西亚还没有这个设备，父亲才肯去新加坡。通过我们有幸请到新加坡首屈一指的癌症专家陈有禹医生，也很幸运的碰上了国际癌症专家会议在该地举行，我们多了英，美肺癌专家一些宝贵的意见。他们也愿意主治，甚至于在陈医生的游说下，专家们愿意到南华来为父亲诊治。可是我们可爱又可恼的爸爸，就是那么的坚持原则，二话不说，回到南华，由我们的心脏胸腔外科 Mr.Eng Ji Ba（黄二峇医生）和院长Dato' Dr.Yip Kok Thye（叶国泰医生）联合动手术。手术十分成功。

后来这3年，都是由我们年轻有为，富有爱心和细心的癌症专科 Dr.Saw Ming Hong（苏明鸿医生）主治。在此，谨代表家母和家人，向南华医院院长，医生和护士们，尤其是那些经常日夜轮班看护他的白衣天使们，至最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。

（五）晚年的父亲

做了三次化疗之后，爸爸的肺肿瘤很明显地缩小了。可是身体也很明显地衰弱，需要长时期卧床休息，间中可以走百来步到书桌看看文件写个日记。这对一般八十馀岁的老人算不错了，但是对一位精力充沛生活了八十几年，还雄心勃勃要给南华医院发展，菩提迁校，病老院扩建的企业家来说，却是非常的无助无奈，龙困浅滩，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
太累了！老人家说：我很满足了，要做的都做了，自问没做过坏事，无憾矣！但是心里还是挂着菩提啦，病老院啦。唉！

爸，您放心吧，两项都会做好的。这是我们对您的承诺。

2008年7月18日



六十年代义演：《长坂坡》主角赵云威武亮相